

宋庆龄义助侠女施剑翘

创办学校 支持中共地下党工作

出狱后,施剑翘为救国救民而努力奉献。抗战爆发后,她奔波于长沙、重庆等地,为军队筹措慰劳品,不辞辛苦地为慰劳前线抗日将士忙碌。

在从事抗战爱国活动期间,施剑翘看到无数面黄肌瘦、饱经苦难的少年儿童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抗战胜利后,施剑翘迁居苏州,想创办一所平民小学,让那些失学的孩子能读上书,解决贫困孩子的失学之苦。为筹建学校,她特地到重庆找冯玉祥帮忙,冯玉祥非常支持施剑翘办学,欣然担任学校董事长,还介绍施剑翘去拜见平民教育家陶行知。随即,施剑翘拿着介绍信求教于陶行知。陶老夫子传授了办学经验和教育思想、办学方针,并向她推荐了经验丰富的苏州人士孔令宗协助其办学(孔后来即主管从云小学教务工作),另外还请剧作家田汉为学校谱写校歌。当时,书画家马公愚在苏州平江重建安徽同乡会,会馆有空余房子,他欢迎施剑翘去办学,于是校址也很快选定。

1946年初,施剑翘倾注精力创办的私立小学,在苏州平江南显子巷的安徽同乡会馆正式开办,施自任校长。为纪念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烈士、施剑翘的四叔施从云,学校取名为“从云小学”。从云小学招收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城市贫民子弟,也有部分孤儿和流浪小孩。半数以上的学生学费全免,其余的免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不等,只有附近家境较好的7名学生交纳全费。对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、成绩优秀的学生,学校除免收学费外,还每天免费供应一顿午饭。学校的教师大多是进步青年,待遇菲薄,基本是尽义务。学生免费入学,师生关系平等友爱,学校办得颇有特色。新奇的校规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不小的反响,不久学生总数就从最初的7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。

在苏州办学期间,施剑翘常去南京探望母亲,那时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邓颖超等都住在梅园新村。施剑翘经常去拜望他们,有过多次接触,不时受到启迪和教益,逐渐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。1946年,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,其家属受到特务迫害和严密监视,处境十分艰难。施剑翘接受周恩来安排的任务,利用合法身份,冒着生命危险,把500元法币送到刘善本同志的家属手里。在主持从云小学时,施剑翘积极支持中共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革命行动,为地下党的活动做了不少掩护工作。

由陶行知介绍来学校主管

施剑翘

原名施谷兰,是民国时期刺杀军阀孙传芳、为报父仇的‘侠女’,扬名于天下。案后,施剑翘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,后经各界努力,于1936年10月得到国民政府特赦而出狱。出狱后,这位民国侠女继而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和宋庆龄共谱了一曲慈善佳话。



“民国第一女刺客”施剑翘

校务工作的孔令宗,其实是中共苏州县委委员,1947年秋,孔令宗介绍中共苏州地下党县委书记陆兆书(即卜明)和陶掌珠(中共无锡县委委员)来校任教,地下党县委机关就设在从云小学内。接着,1948年,史良推荐民盟成员金祺(又名金若年)到从云小学任教务主任兼教导主任。金祺到校后,同其他盟员一起编辑、印发地下刊物《民工通讯》和《光明报》,把这些刊物投寄到许多单位并秘密贴到大街上,学校成为地下民盟的活动据点,尽管当时中共党员和民盟成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,但他们的革命活动都得到施剑翘的支持和帮助。

施剑翘多次表示,外面的事由她负责对付,她特将通过社会关系在苏州城防指挥部办到的盖有关防大印的“学校重地,禁止驻军”的牌子挂在门口。所以,在国民党吴县当局多次到校搜查时,她总是挺身而出,使敌人阴谋不能得逞。1949年2月,金祺接上级指示,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苏州城内设置秘密电台。金祺同施剑翘商量,想把电台设在从云小学内,其理由一是庭院深,闹中有静;二是校门上悬挂着的“禁止驻军”的告示对国民党特务耳目有相当的震慑作用。施剑翘表示全力支持,愿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冒风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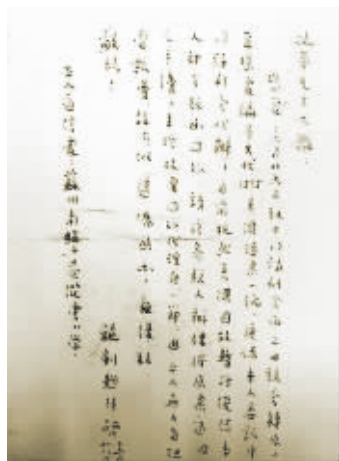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八弟施则凡是国民党少将,施剑翘凭姐弟手足之情,向其反复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,说服他为共产党出一份力,最终施则凡听从施剑翘的劝告,留在大陆,解放后在南京解放军步兵学校任教员。她还和史良一起给阎锡山部中将参谋长郭宗汾发出一封长信,劝他认清形势,弃暗

作,但在从云小学举办画展时,参观者寥寥无几,出钱购画者更是少得可怜。

作,争取起义。后郭宗汾终于离开太原,随傅作义部起义。

史良牵线
得到宋庆龄办学资助

施剑翘既无产业,又无钱财,办学经费全凭她奔波各地,向父亲同僚友好筹措而来,经费时常捉襟见肘。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是施剑翘的好友。1947年冬,施剑翘到北平,徐悲鸿邀请在北平的叶浅予等8位著名画家,为施剑翘办学集资而作画。画家们深为施剑翘的义举所感动,奋笔挥毫,将作出的画全部赠给从云小学。叶浅予还拿过纸笔,勾勒出剑翘的画像,赠给剑翘。其余几位画家也先后在圆形折叠画册上为剑翘作画留念。徐悲鸿在画册上写下诗句:“岂有蛟龙愁失水,只磨故剑问青天”,并在次页画了一匹昂首奔腾的骏马,题款“赠剑翘女士留念”。施剑翘从北平带回的书画,无一不是上乘之



施剑翘与战灾儿童义养会的通信

作,但在从云小学举办画展时,参观者寥寥无几,出钱购画者更是少得可怜。

此时,支持她办学的董必武已撤回延安,而冯玉祥还在美国考察水利,孔令宗因吐血请长假休养使她失去重要的帮手,施剑翘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之中。据其子施羽尧忆述,当时施剑翘踌躇不决进退两难。然而,施剑翘实在不忍将精心操办的事业毁于一旦。正在此时,故交史良得知施剑翘和从云小学窘境后,向她建议说:“你为什么不见一见宋庆龄女士呢?她现在兼任战灾儿童义养会的主席。你向她呈述从云小学的办学宗旨,她肯定会支持你的。”

原来宋庆龄为了救济解放区的儿童,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下设立儿童工作组,呼吁美国进步朋友义养中国孤儿。早在1946年4月,陶行知为了晓庄的10个孤儿,就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找宋庆龄帮忙,宋庆龄立即与美国救济机构“战灾儿童义养会”联系,让自愿认养中国孤儿的国际友人当义父、义母,按月给每个孤儿寄10美元作抚养费,并寄给他们大米、奶粉及鞋子、毯子、衣服等生活必需品,将他们寄养在晓庄小学,解决了这10名儿童的生活和上学问题。1947年3月10日,中国福利基金会与“战灾儿童义养会”合作,成为其在华代表,组成“战灾儿童义养会”中国分会。

根据“战灾儿童义养会”中国分会的章程和工作计划,凡是战争孤儿与难童,由所在学校或保育机构提出申请,经中国分会认定合格后报请总部批准,即为“义养生”。由在美国的认养人为其每月提供15美元的生活费,直至能独立生活为止。受援助的中国孩子经常写信给捐款人保持联系,汇报学习成绩,彼此建立感情。第一批义养生名额为200名,至1949年扩大到350名,以后陆续增至579名,全国共有30多所学校和儿童团体、5000余名儿童,受到“战灾儿童义养会”的资助。按中国分会规定,义养金除用于义养生本人生活费外,多余部分用于义养生所在学校或团体的其他儿童。因此,实际受益的儿童达5870名。

经史良牵线搭桥,施剑翘到上海拜会了宋庆龄。在详细询问了从云小学的创办经过和具体情况后,宋庆龄肯定了施剑翘为贫苦孩子办学的精神,对教师们的努力也大为赞赏,当即同意从“战灾儿童义养会”的基金中按月拨款,长期对从云小学进行资助。同时,为表示对施剑翘的特别支持,孙夫人还同意担任“从云小学”的名誉董事长。此外,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站长马崇儒积极推行陶行知“即

知即传”“小先生”活动,1947年12月23日,宋庆龄邀请马崇儒和陈维博、周尔贤等3个站长以及中福会儿童工作组组长顾锦心,一起参加圣诞家宴。席间,宋庆龄对马崇儒等表示亲切慰问和新的期望。1948年夏,马崇儒得到顾锦心转达宋庆龄的口信,他的行动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,遂于8月7日撤离转移到苏州。马崇儒担任中共苏州工委委员,分管青年学生工作,对从云小学也有所指导和帮助。

自纳入“战灾儿童义养会”中国分会义养计划后,1948年冬,从云小学得到战灾儿童义养会补助义养生额每月50美元。到1950年,从云小学义养生增至16名,每月得到112美元,同年还得到上海临时救济会捐助木料,另有图书费若干。正是因为有了宋庆龄的资金资助,从云小学才得以维持办学。然而,由于中美关系发生变化,1950年12月,战灾儿童义养总会停止拨给中国义养儿童的经费,中国分会随即宣布结束中国的义养活动。

潜心修行 在京安度晚年

1949年4月27日,施剑翘与中共地下党、地下民盟的同志一起,迎接苏州解放,并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入二野军大和三野军大(后改华东军大)。9月27日至10月8日,苏州市在乐群社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,施剑翘当选为代表之一,随后当选为苏州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。

1952年,因学校经费困难无法维持,施剑翘将倾尽心力创办的“从云小学”移交给苏州市人民政府,共有7级7班,270名学生,12名教师,完整地贡献给国家。8月25日,从云小学被接办为公立学校,合并于大儒中心小学,成为大儒中心小学二院。就在这个时候,施剑翘拖延已久的疾病发作,感到异常劳累。于是赴北京协和医院检查,被诊断为子宫癌,手术后前往五台山光明寺村疗养,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。不久返回北京,在邓颖超的关照下定居北京,安度晚年。其间,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至五届特邀委员。1979年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,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亲自主刀,手术成功。然而,由于尿毒症并发心肌衰竭,于当年8月27日猝然去世,享年73岁,骨灰葬于苏州城西天灵公墓。

同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杰出女性,施剑翘与宋庆龄都十分关心儿童的学习教育,并竭尽所能为之奋斗以使更多的孩子受益,二人的交往,为世人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(据《世纪》)